

原住民爸爸 ▶ Ima Lalu Su 妳是誰

あなたは誰

Ima Lalu Su, Who Are You

文・圖 | 比穗・保羅 (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學生)

你相信有一種無法被忽略的召喚，來自於體內血液奔流之處？隱約微弱、卻從不間斷……。

19歲的那個夏末，因為一股連自己也講不清楚的渴望，我一個人回到父親的家鄉——海拔1,300公尺，被寬廣的天空、壯闊的山脈所環抱的泰雅部落。因為與山上親戚的生疏而原訂一日來回的行程，卻在我發動車子引擎準備say goodbye的瞬間，被四圍深谷中預謀似升起的濃濃雲霧給打亂。寸步難行的結果，我只好回應二姑姑的建議，在她家睡一晚，與隔日早晨的天晴一同啟程。

在部落過夜的奇遇

那一晚，不熟悉的空間和高山的溫度讓我輾轉反側、半睡半醒，就在這不知是睡著還

醒著的夜半，突然我的床邊出現了一個、兩個，喔，是一群、上百個我無法讀出面孔的「人們」把我團團圍住。從小怕黑、怕看恐怖片的我，心裡想著，媽呀，這惡夢也太真實了吧！當下只想驚聲尖叫、奪門而出，但在身體動彈不得的情況下只能任人宰割。



筆者父親的家鄉——嘎拉賀部落。





筆者和父親Poro在爺爺奶奶已傾頹荒廢的房舍前合影。

掙扎無效而慢慢冷靜下來的我，發現「他們」每一個人都在跟我說話，那聲浪一波一波，像林間的風兒拂過樹梢，像谷間的溪流暢湧而下，急迫的、哀傷的、有點沉重，可是我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？好像另一個語言模式，我無法轉換……。清晨微微亮起的天色，「我的身體」迫不及待往屋外走去，霧還沒散，冷冽的空氣提醒我這已不是夢境，跟著「我的身體」在霧裡行走一段後，我發現我站在部落共同埋

葬親人的地方——墳墓。後來回憶這段似夢非夢的經驗，從小在都市長大、受漢化教育的我，當時聽不懂的語言，其實就是我的「母語」——泰雅語。

認同與追尋 只因孩子想認得父親

我有一個從小在北部眷村出生成長，一直到高中還不曾吃過路邊攤，家教嚴謹、氣質非凡的外省母親。然後搭配了一位生在中央山脈海拔1,300公

尺，一直到國中畢業離鄉服兵役時，才開始習慣穿鞋走路，生性浪漫、如鷹般遨遊天際的泰雅父親。

對於自己原住民身分的認同和追尋，其實源於我深深心中一股荒謬的陌生感；對一位生我、育我，血脈如此親密相連的父親常有陌生之情，是為荒謬。但是一齣齣由父親領銜演出，在我成長過程中出現的經典對話和場景，好像一個個精細又刻意烙印在我心中、腦中的符碼，留待我在認識自己的人生旅途中，回過身用一種解構藏寶圖的謹慎態度，尋覓流傳其中的蛛絲馬跡。

泰雅爸爸常離家 買醬油買到回鄉

媽咪說：「在外奔波忙碌了一天後，回到家裡是最輕鬆愉快的時候了。」爸爸說：「我回到家裡頭就會痛，看不到天空好像住在鴿子籠。」媽咪在廚房裡忙著烹煮一頓香噴噴的晚餐，對著客廳中的爸爸說：「保羅！幫我到巷口雜貨店買一罐醬油，醬油沒了。」爸爸接過媽咪手中的零錢，哼著口哨左搖右擺地走出門，下一次我和媽咪再看到他時，已



那一晚，床邊突然出現了上百個無法讀出面孔的「人們」把我團團圍住、對我說話，那聲浪一波一波，像林間的風兒拂過樹梢，像谷間的溪流暢湧而下，急迫的、哀傷的、有點沉重。後來憶起這段經驗，當時聽不懂的語言，其實就是我的「母語」——泰雅語。



筆者與部落孩子們。

經是個把月以後的事了，而醬油，也就……。

媽咪喜歡把原本就已經很帥的爸爸打扮得更稱頭，總是自己省吃儉用，為愛乾淨又愛漂亮的爸爸訂作布料好、質感高的西裝。爸爸總是穿著體面、滿臉幸福笑意地出門，但那些西裝、領帶、皮鞋，甚至口袋中的新台幣，從來不會留戀待在爸爸的身邊，它們總是悉聽主人的尊便，順服又快速地去到了爸爸覺得更需要的人那裡，即使那個更需要的人與爸爸素昧平生。

為了這個住在公寓會頭痛，出門買醬油會突然想念家鄉而飛奔回去的爸爸，我們一家從台北市一路遷移到了離爸爸家鄉更靠近的地方住下。但爸爸眼神的凝望之處、心中的安息之地，似乎不是靠與中央山脈距離的遠近所能測量與緩解。一次看見醉了的爸爸，

那雙原本就已經很深邃的眼神加刷了一道深沉的迷茫，直直望著當時國小年紀的我，我不確定那音韻是從爸爸的嘴裡、心裡，或者是眼裡所發出，只記得那聲線悠長地牽拉著我心中的一股溫熱：「我——往——哪裡——去，才能——找到——我——自己——」

父親領進部落 城市價值瓦解

原來，我的父親所擁有的，是整片我所不熟悉的山林和天空。一直以來，我都誤解著他，直到我自己回部落的前一年，我喚著、拖著親愛的父親，央求抽個空讓我隨他回去那個遙遠、陌生而美麗的山中故鄉，暫時脫開這忙碌、擁擠、嘈雜又疏離的台北城市，也算是滿足自己渴望與他難得親近的一種心機吧！順著山脈、貼著峭壁的窄路上，塵染的灰濛從他身上漸漸地抖落，一場爽快的陣雨，像是預約好似地等在那兒，為我們父女倆進行入山前洗滌清靈的儀式。

那段途中，我第一次聽到屬於他故鄉的種種。那些超乎我想像、豐富而多采的故事，從他口中說出，從我耳中聽入。在這一路從城市回到故土的山徑上，我有種從現實跌入夢遊仙境的慌亂，腦中長久被城市邏輯構築好的線條，在壯闊的稜線前，飛舞、迷離了。

隨著他娓娓音調而重現的泰雅世界引人入勝，我像是餓



怕了又任性的孩子，近乎貪婪地要求他再給多一點，領我走得再遠一些；如果可以，請帶著我直探山林的深處。脫去從城市穿來的皮鞋，赤腳走在獵徑上的他，熟稔地探查山上親人早先設下的陷阱，時而像生態老師般地為我講解沿路野生植物的特性與功能，並且在我要求下信手拈來地示範了傳統陷阱的設置。輕快的步伐、自在的呼吸，尤其其他那雙深邃眼中射出的光芒，再一次搖撼我的世界。

我不禁困惑、甚至是羞愧



與山上親人烤火、唱歌、亂聊的地方。

了起來。回想過去的日子裡，我只是以為我愛他，但卻不曾花過心思去認得他；我的愛只是膚淺又功利的，希望他成為我所愛之人應該有的樣子——來自都市的價值，更暗自冀求別再因為他的「不同」，為我帶來生活中的尷尬和困擾。此時，在充滿生命力和呼喚的山林裡，我所謂的愛，顯得如此卑微、而虛弱。

異文化 相遇在美麗又寬容的土地上

是什麼樣的社會和價值，會讓一個父親在自己的孩子面前，失去了傳遞屬於自己家族、自己族群、從祖先而來的故事和訊息的信心？這一趟關於身分追尋和認同之路，我還在旅途中。從我的生命形成到現在的30年間，有太多哭笑不得、荒謬又有趣的故事，因為我有一個原住民爸爸和一個漢人媽媽。異文化的相遇，可以很簡單，也可以很深沉；今天早晨涼涼的空氣、後院竹林間灑下的陽光、鳥兒俏皮地

吟唱著，族群議題有時候顯得太過沉重，現在的我，只想微笑，感謝自己在原漢家庭成長的這一路，有一些些辛苦，但充滿了色彩和豐富。

我是黃印如，也是比穗·保羅，我是都市中堅毅又理性的湖南辣子、也是徜徉山林自在又浪漫的泰雅！我之所以是我，因為這塊美麗又寬容的土地，和其上每個獨特又可愛的人們。

～後記～

寫文章的同時，我的泰雅爸爸突然來了一通電話：「比穗，妳要記得我跟你說過，如果妳在山下的生活不順利的時候，要抬頭望著爸爸在山上點燃的火堆，順著煙起的方向，妳隨時可以回到這個祖先和祖靈一直都在的地方！」◆



Pisuy Poro 比穗·保羅

泰雅族，漢名黃印如，出生、成長於台北市區，原鄉為桃園縣復興鄉嘎拉賀（新興）部落，1981年生。現就讀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。曾任希伯崙全人關懷協會主任，常於學校、監所、福利團體等生命教育課程擔任講師。目前嘗試透過音樂創作與彈唱，開啓體制內社會工作以外的視野和方法。



脫去從城市穿來的皮鞋，赤腳走在獵徑上的父親，他那雙深邃眼中射出的光芒，再一次搖撼我的世界。回想過去，我不曾花心思去認得他，更暗自冀求別再因為他的「不同」而帶來尷尬和困擾。此時，在充滿生命力和呼喚的山林裡，我所謂的愛，顯得如此卑微、而虛弱。

